

旦今亭雜文



魯迅三十年集

28

且介亭雜文

一九三四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印

魯迅先生紀念

且介亭雜文

28

版 所

權 有

著 者

魯

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總經理

光華書店

大連・煙台・安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 大連第一版

每部定價 四分 三冊 十冊 四冊

No.1011.1—2000

目次

序言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答國際文學社問

『草腳鞋』小引

論『舊形式的採用』

連環圖畫瑣談

儒術

『看圖識字』

拿來主義

隔膜

『木刻紀程』小引

四一

三六

三二

二九

二三

二〇

一五

一三

一一

一

難行和不信·····	四四
買『小學大全』記·····	四七
韋素園墓記·····	五五
憶韋素園君·····	五六
憶劉半農君·····	六五
答曹聚仁先生的信·····	六九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七三
問外文談·····	七八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一〇六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一〇九
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	一二二
『以眼還眼』·····	一一五
說『面子』·····	一二一

運命·····	一二五
臉譜臆測·····	一二八
隨便翻翻·····	一三一
拿破崙與隋那·····	一三六
答『戲』週刊編者的信·····	一三八
寄『戲』週刊編者的信·····	一四五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一四七
關於新文字·····	一五七
病後雜談·····	一六〇
病後雜談之餘·····	一七六
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	一九四
『集外集』序（文略，見本書）·····	（略）
阿金·····	一九六

論俗人應避雅人……………二〇三

附記……………二〇七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讎，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着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

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難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鉅製，爲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爲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爲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爲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面卻包藏着『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礫，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關於中國的火

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卻和他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鵬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

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够很有味的喫火鍋，點起燈來，夜裏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

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丁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該被忘卻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于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麼人，但那神農氏是有的，於是沒有法，只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面孔，紅鬍鬚，不過祭祀的時候，卻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囚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災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麼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卻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

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歷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于燒飯，善于點燈，也毫沒有成爲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着名人，至于引爲希特拉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善于開電燈，烤麵包罷，那麼，要在歷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哄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於蒙古人的。因爲他們住着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這是謊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項羽在，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臺上出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裏每天點燈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類的東西已經做出，加以飛機也很進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麼，那人也就更加受尊敬。從遠處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樣，而那火光，便令人以爲是光明。

二、關於中國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過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國民的信』。只記得那裏面說，周，漢都有着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歡迎他了。連對於湖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國家之力，保護民生之實。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對於支那人的執迷不悟之點，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為未曾輸入中國，所以像是回信的東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只在去年的上海報上所載的胡適博士的談話裏，有的說，『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不過說，那不過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像是對於那信的答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義，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錯，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如果給與一個暗示，說是倘不謳歌，便將更加虐待，那麼，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還可以使人們來謳歌。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於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徵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麼？那可運現在所給與着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當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時候，我一面佩服着陳氏的精通王道的學識，一面有時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義的。然而，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爲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漢的高祖，據歷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于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時的民衆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在了。孔子

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並且周游歷國，有所活動，所以恐怕是爲了想做官也難說。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因爲要『行道』，倘做了官，於行道就較爲便當，而要做官，則不如稱讚周朝之爲便當的。然而，看起別的記載來，卻雖是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拖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麼破綻似的。好個王道，只消一個頑民，便將牠弄得毫無根據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國特產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這兩件在中國終于都沒有。據長久的歷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會有真的王王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談霸道爲羞，倘使生于今日，則跟着人類的智識範圍的展開，怕要談王道的罷。

三、關於中國的監獄

我想，人們是的確由事實而從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發生變化的。從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許多年間，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這一種煩難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國打了敗仗，這纔省悟了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留學生到西洋，開設兵器製造局，作爲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這還不夠，是在和日本打了敗仗之後，這回是竭力開起學校來。於是學生們年年大鬧了。從清朝倒掉，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起，纔又省悟了這錯誤，作爲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在中國，國粹式的監獄，是早已各處都有的，到清末，也就造了一點西洋式，卽所謂文明式的監獄。那是爲了示給旅行到此的外國人而建造，應該與爲了和外國人好互相應酬，特地派出去，學些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于同一種類的。託了這福，犯人的待遇也還好，給洗澡，也給一定分量的飯喫，所以倒是頗爲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兩三禮拜前，政府因爲要行仁政了，還發一個不准剋扣囚糧的命

令。從此以後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舊式的監獄，則因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獄的，所以不但禁錮犯人，此外還有給他喫苦的職掌。擠取金錢，使犯人的家屬窮到透頂的職掌，有時也會兼帶的。但大家都以為應該。如果有誰反對罷，那就等于替犯人說話，便要受惡黨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進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決性慾的機會的，頗是人道主義氣味之說的官吏。其實，他也並非對於犯人的性慾，特別表着同情，不過因為總不愁竟會實行的，所以也就高聲嚷一下，以見自己的作為官吏的存在。然而輿論頗為沸騰了。有一位批評家，還以這麼以來，大家便要不怕牢監，高高興興的進去了，很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受了所謂聖賢之教那麼久，竟還沒有那位官吏的圓滑，固然也令人覺得誠實可靠，然而他的意見，是以為對於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卻也因此可見了。

從別一條路想，監獄確也並非沒有不像的『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們的理想鄉的地方。火災極少，偷兒不來，土匪也一定不來搶。即使打仗，也決沒有以監獄為目